第五十五战 标枪

没有哪一份爱情不希望得到亲朋好友的祝福，正如彼此相爱的两个人，虽然知道旁人的看法无关紧要，但对于养育自己的父母，也一定希望能在结婚那天，看到他们盛装出席，为自己的孩子找到能托付终生的人感到真心喜悦。

言澈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而由于上一辈的某些纠葛，导致他与爷爷和姥爷那边的关系也早就断了，他二人自然是不会受到这边家长的劝阻。但安容与打从心里希望自己那平时看起来不着调的爸妈，也能从心底里接受这个儿媳妇儿——这样说似乎对言澈不太尊重，或许应该称为儿子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想到这里，他就忍不住偷笑，仿佛梦里的那些美好生活已经成真。随即便又冷静下来，既然确定以后不会再继续学习，那就得为自己和言澈的未来做打算，好好赚钱养家。

突然想起断了几个月的直播，他赶紧打开粉丝群，果然从昨晚开始就炸锅了，大家都在强烈要求他赶紧开播——小礼物都要撂到发霉了。

没想到隔了一段时间，水友们竟然还如此有热情，他心里一暖，回了一条信息：谢谢大家，晚点开播。

九点刚过，公交车依旧死死堵在早高峰的路上，十分钟内缓缓向前蠕动了五米。司机大爷操着一口纯正的上安话，和同样卡在隔壁车道的同事聊起了天。

原以为出门太早，商场可能还没有开门，不过走走停停了一小时，市中心的购物广场皆纷纷醒来，接待着看早场电影的人。

自从知道憩茶时光是老季开的以后，两人想要喝茶时，都会下意识先去寻找附近的分店。一来是照顾生意，二来是那里的饮品确实好喝。一个学期下来，老季的生意越做越大，已经辐射到了憨仔所在的城市，着实可喜可贺。

一人拿着一杯果茶后，两人走向五楼的运动服饰专区，拐进了一家物美价不廉的户外品牌旗舰店。这个时间段店内没有其他客人，女店员热心介绍着当季新品，拍着胸脯打包票说上高原绝对好穿，防水防晒防风，清爽透气不闷热，而且花色也好看，时尚潮流百搭，正适合这两副天生的衣架子。

试穿过后，两人都感觉确实还不错，于是要了不同颜色的两件，心里都打的是情侣装的算盘。之后又挑了裤子和护脚踝的高帮鞋，以及虽然会有点傻但是必不可少的宽檐遮阳帽，杂七杂八算下来，大好几千。

言澈依旧抢先付了钱，心里渐渐泛起被包养的奇妙感觉的小男友只好充当苦力，拎起了两个大大的袋子。之后又去买了两个墨镜，一把黑胶太阳伞，一瓶SPF50+++的防晒霜，以及一罐润唇油。

去柜台买护唇油的时候，两人似乎都想起过去在另一个商场买口红的事情，不由相视一笑。安容与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但言澈记在备忘录上的，就一定是必需品。至于维生素、红景天、布洛芬等药物补剂，言澈则表示早就已经准备妥当。

因为上了高原之后，每个个体的反应都会很不一样，为了保险起见，前两天的计划仅仅只是适应环境，暂时不去景区，就在酒店周围转转，连澡都最好不要洗。

言澈又认认真真将从网上找来的注意事项过了一遍，见东西也买的差不多，便带着安容与坐上电梯，赶去美食区。

两人正商量着吃哪一家，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渐行渐近的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随后中间便出现了一个人影，是一位不认识的姑娘。

这姑娘穿着短袖加背带短裙，头上斜戴着一顶贝雷帽，看着十分靓丽可爱。她拉了拉安容与的衣摆，见对方转过头来后，娇滴滴地说了句：“小哥哥，小哥哥，你把手拿出来，我给你个东西要吗？”

姑娘说完，便将握成拳头的手拿了出来，还笑盈盈地看着安容与。被拦下来的两人都是一脸茫然，安容与呆呆伸出右手，平摊在那个小小拳头的下方，疑惑道：“什么东西？”

见计谋得逞，姑娘笑着就要将拳头打开，穿过下面那个大大的手掌，同时说道：“我，你要……”

话还没说完，两人似乎都意识到了她接下来的举动，安容与皱着眉头就要收回手，言澈更是灵动迅捷，直接将自己的左手覆了上去，与那只宽厚的手掌紧紧扣在一起。下一秒，他带起那只手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了过来，颔首在那小麦色的手背上轻轻吻了一口，像极了一位风度翩翩的骑士。

不知道打的什么算盘的姑娘先是愣在原地，与她同行一路跟拍的伙伴倒是直接尖叫了起来。言澈抬起头后，安容与顺势稍稍低下头，绕过高挺的鼻梁，在那两片柔软的唇瓣上啄了一口。

两人相视而笑，随后径直走进了一家火锅店，留下那两个姑娘在原地跳脚狂叫：“啊啊啊！果然好看的小哥哥都有男朋友了！”

与此同时，正在往冒热气的牛油锅底中下毛肚的男人们，并不知道刚才的一幕幕已经被那个小网红上传到了时下十分火爆的一个短视频软件上，打上了一个时下最火爆的标签。

随着最后一碗手擀面下肚，两人再次吃到扶墙而出。机票是明天中午1点的，沾不上早晚两个高峰期，正常坐地铁去，加上换乘时间，一个半小时足矣。

言澈又过了一遍必需品，确定一切就绪后，叮嘱安容与带上一件羽绒服，有备无患。下午两人也不再磨蹭，选择早早回家收拾行李，再休养生息。虽然安容与表示很想晚上提着行李去他家里陪睡，但言澈以“这样咱俩谁都甭想睡着”为由残忍拒绝，毕竟第二天还要赶飞机。

于是在下午四点，两人便各回各家。安容与在路上先是接到了周楷钦的电话，疯玩到五点才回家睡觉的周大爷，躺了将近12个小时，起床后还结结实实吐了一马桶，然后才想起来看微信。

在得知安容与没有玫瑰花、没有蜡烛、没有弹吉他表白就成功后，他只得感叹道：“看来哥哥我的同学录显灵了”。最后还再三要求他俩度蜜月回来后，一定要找个机会一起吃个饭，聊一聊。

挂了电话没多久，钦不语又打了进来。原本以为这位发了一整晚酒疯的二大爷会由于愧疚而暂时找个地洞躲几天，没想到竟是在被大哥强行灌了一碗解酒汤后，“强撑起这破碎的身子”，给他打电话报平安。

连声斥责之下，钦二爷多次对安容与这种见色起意、重色轻友、色胆包天的行为表达强烈谴责。听到耳朵起茧的安容与，赶紧抓住个间隙问他昨天约会的情况。

钦不语先是淡淡说了句“吹了”，之后沉默了几秒，叹了口气说道：“他也是top，而且……”又是几秒钟的静默，接着便是暴风雨一般的怒吼：“他他妈狐臭啊啊啊！卧槽！我在那儿头都抠破了，你俩倒好，在我眼皮子底下腻歪上了！”

听见他爆粗口，安容与笑出了声。原本钦不语也是一介有教养的绅士，虽然平时轻佻了一点，但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他失态，此人体味的杀伤力，可见一斑。

“那你说的那个大叔又是谁？”突然想起晚上那犹如乱码一般的消息海，安容与记得里面反复提到了一个神秘的大叔。

“就一个怪人。我后来不是去厕所接你电话吗？他当时来上厕所，我一看，除了我哥以外，竟然还有人穿西装来酒吧，没忍住，多看了两眼。”钦不语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似的，倒吸一口凉气，“后来挂了电话我也去放水，当时真是鬼迷心窍了，我就往他那儿看了一眼，然后……让我想起小熊了。”

安容与眉头一皱，记忆深处关于小熊的片段渐渐浮了上来。那是钦不语刚进大学后不久交的第一个男友，是俄罗斯的交换生。虽然是个在床上骚断腿的纯0，但是却继承了战斗民族的优良血统，不仅毛多，而且股间凶器尺寸吓人，纵使钦不语一直鼓吹自己已经是同龄人中的天赋异禀，却依然在两人第一次坦诚相见时险些惊掉下巴，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自卑生涯。

既然从硬件上落了下风，那就用时间来弥补。当年钦不语刚过18岁，在和他们视频群聊时，几乎每次都是被欲求不满的小熊同志半吻半拖地弄到了床上，不得不提前结束和他们巩固革命友谊的多方会谈。

虽然那时候安容与年仅14岁，但是也提前无师自通了什么叫“精尽人亡”。每次在屏幕上见到钦不语，都感觉他比上一次更加消瘦。据他自己说，每天除了上课、吃饭，其他时候基本都是在和小熊同志共赴巫山，活生生被训练成了电动小马达——没日没夜的突突突突突。

半年后，小熊结束了交换，回到俄罗斯，他俩的革命情也走到了终点。没过几天，小熊就找到了新的大电臀，还十分不念旧情地发Facebook，以表达自己对器大活好的新一层理解。

之后没多久，钦不语才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骚浪贱小白熊竟是将他当成了短暂交换期的一根人形电动棒。在他之前，小白熊没有放过任何同校的轰趴，据说上过几乎所有商学院中的单身贵1，最后选择了其中的佼佼者——有颜有钱还有力的情场新贵钦不语。

而被小熊同志彻底开发调教了的小马达，下一场恋爱仅仅维持了一个月，理由是“你这个铁打的永动机，全天候无死角的精虫上脑，我会成为第一个累死的磨”。

安容与至今还记得那次的群视频，钦不语穿着件松垮垮的蚕丝睡衣，交叉的衣领开到了腹肌处，左手边堆着几条小小的四角内裤，右手拿着一瓶喝了一半的Dalmore 1966，声泪俱下地控诉负心汉小白熊对自己的暴行。

从那以后，这个小团体中多了几个禁语：俄罗斯，小熊，大器晚成，永动机。钦不语足足缓了半年，才压抑住自己被释放的天性，虽然又交过好几个新男友，但都处不久，撑不过三个月就无疾而终，他自己都说不清原因。

想到这里，安容与不由得感到后庭一紧，看来那位西装革履的大叔应该是真材实料，才能让钦不语一眼就想到了这位圈内的传奇人物——拥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俄罗斯小白熊。

“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啊？”发现听筒那边的人沉迷回忆无法自拔后，钦不语怒道。

“听着呢，你继续。”安容与回过神来，赶紧答道。

“我不就愣了一会儿嘛，那大叔的眼神就像是要把我给活吞了，竟然还问我‘好看吗’！真是有辱斯文！”钦不语越说越激动，简直就是情景再现。

“然后呢？”安容与随口问道。

“我当时不是喝了好几杯了嘛，脑子一热，就……”钦不语顿了顿，压低声音，“我就和他友好交流了一番。”

安容与会心一笑，大概猜到了后来的剧情。钦不语酒量实在一般，又好面子，喝了几杯就犯浑，和人比大小这事儿，他真做得出来。

选妃失败的钦家二少爷对关键剧情一笔带过，只说自己和大叔在厕所开展了长达十分钟的友好辩论，期间逼走了三对想在隔间里打嘴炮的狗男男，最后回到座位上时，发现那位芬芳美丽满枝桠的小驻唱，已经在舞池里和一个满脸写着“操我”的骚浪小0贴在一起了。

那大叔好死不死，偏还要坐在钦不语旁边，正是早先安容与和言澈坐的位置。于是一个23岁的肄业男，和一个目测30岁以上的衣冠禽兽，在互相看不见的昏暗中，拼起了酒量。

“他太奸诈了！竟然点的千觞醉！亏我一直拿Martini跟他火拼！看起来一表人才、衣冠楚楚，没想到是这种阴险狡诈之徒！”钦不语越说越生气，丝毫没有想过两人根本从未挑明定下任何拼酒量的比赛，连骂人都是一贯的不痛不痒。

之后的剧情便是大叔喝了十几杯无酒精饮料，神清气爽地全身而退。而烂醉如泥的钦不语则是被准时赶来的大哥拎回了家——据说还是横抱着带出门的。中午从酒吧老板口中得知这条令他无地自容的消息时，他差点没杀过去灭口。

足足倒了十分钟苦水后，听筒那边传来一声门响，接着钦不语便蔫儿巴了，应该是长兄如父的钦不悔回到家中，过来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了。

撂下电话，安容与这才有机会和爸妈聊上几句。此时晚饭已经上桌，他有些心神不宁，在考虑要不要直接坦白。恍惚间，安父竟是拿出了一瓶白酒，倒了两杯，在安容与面前放下一杯。

这顿晚饭久违的丰盛，有安母最爱吃的蒜蓉蒸大虾，有他爱吃的宫保鸡丁、水煮肉片、青椒炒肉，这阵仗，着实让他心里感到毛毛的，恐怕免不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平时一贯跳脱的二老，此时表情严肃的吓人。安父面无表情，举起小酒杯说道：“咱爷俩喝两盅？”

安容与心里七上八下地端起酒杯，隔老远都能闻到那股辣嗓子的气味，他皱眉道：“爸，咱能不能……换红酒？这个太呛了。”

安父继续板着脸，沉声道：“喝。”

硬着头皮闷了那一杯，安容与只感觉从口腔到胃袋都在发热。正想询问这到底是在闹哪样，就见安母将手机推了过来，凶神恶煞道：“解释一下？”

接过手机，屏幕上竟是下午被姑娘搭讪时的那个画面。安容与心里咯噔一下，紧绷着的神经悬到了高空，战战兢兢。

按下播放后，听筒里传来姑娘的声音，只是相比后来在他面前说话时要更加粗犷一些：“那边有两个好帅的小哥哥，让我们去看一下。”

之后便是一阵奔跑时的抖动，姑娘走到两人中间时，就开始了那段熟悉的剧情：“小哥哥，小哥哥，你把手拿出来，我给你个东西要吗？”